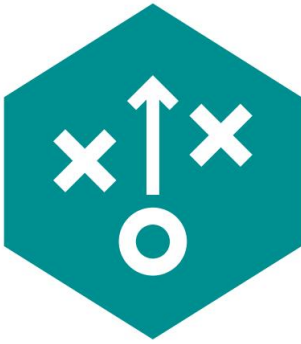




第3卷 第4期

国际期刊

体育与社会

澳大利亚社会中的游泳教育

蒂莫西·林奇

国际体育与社会杂志
www.sportandsociety.com

本书最初于 2014 年由 Common Ground Publishing LLC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市出版。
www.commongroundpublishing.com

ISSN:2152-7857

© 2014 (单篇论文), 作者所有 ;© 2014 (选编及编辑事宜), Common Ground 出版社。

版权所有。除为合理使用目的而进行的合理使用外,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按照法律允许的范围进行学习、研究、批评或评论
根据适用的版权法,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传播本作品的任何部分。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
出版商。如需获得许可或其他咨询, 请联系我们。
cg-support@commongroundpublishing.com。

《国际体育与社会杂志》采用同行评审制度, 并以严格的标准参照文章排名和定性评论流程为支撑。

确保只有最具实质内容的智力劳动才能获得。
并发表具有最高意义的文章。

澳大利亚社会中的游泳教育

蒂莫西·林奇,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摘要:本文旨在运用自传民族志定性研究方法探索一个社区游泳项目。自传民族志是一种研究和写作方法,旨在描述和系统地分析 (ography)个人经验 (auto),以理解文化经验 (ethno) (Ellis 2004; Holman Jones 2005)。

作者通过对童年时期游泳经历的反思,以及作为小学教师、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专科教师和培训师的经验,阐述了水上运动实践和教育如何塑造了他的信念,并最终促使他发起……

社区游泳项目。此外,通过这个例子,读者可以进入作者作为项目先驱的世界,并共同探讨在发起合作机会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动态因素。

培养小学生、职前教师和课堂教师的游泳能力和自信心。

更具体地说,这涉及到对澳大利亚社会中合作游泳教育过程中的课程准备、参与者收益和障碍进行批判性分析。

关键词:游泳、水上安全、健康与体育教育、合作

介绍

一个澳大利亚是一个体育强国,尤其在游泳方面,游泳是该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
一项成功的奥运项目。澳大利亚近一半的奥运金牌都来自这项运动。

澳大利亚在游泳项目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澳大利亚是继美国之后,奥运会游泳项目成绩第二好的国家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2012)。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夕,对澳大利亚社会基层游泳教育进行调查可谓恰逢其时。本文将反思这些经验,并通过叙述性文章 即“故事线” 进行分享。悉尼大学教师教育与艺术教授罗宾·尤因 (Robyn Ewing)将“故事线”定义为交织在一起的叙事线索,从中涌现出各种理念、主题和模式 (2010)。本文通过对故事线的反思,强调了作者对包容性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的信念,并探讨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社区中此类合作的实践过程。对这一社区项目的探索采用了自传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自传民族志是“高度个性化、揭示性的文本,作者在其中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将个人经历与文化联系起来” (Richardson,2000,931)。因此,读者被邀请进入作者的世界,并反思自身的相关经历 (Sparkes 200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定性研究经过多年发展,在体育和体育教育领域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并且是教育领域首选的研究方法,但在许多国家,它仍然是少数研究方法 (Sparkes 2008)。

众所周知,游泳等水上活动在澳大利亚文化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游泳和水上活动是澳大利亚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水上安全委员会,2008),因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能接触到水并参与水上活动。

截至2001年6月30日,超过80%的澳大利亚人 (85%)居住在距离澳大利亚海岸线50公里以内,略高于1996年的83%。大多数沿海居民居住在首府城市,因为其中七个首府城市都位于沿海地区。然而,澳大利亚首府城市以外的沿海地区发展迅速。(澳大利亚统计局,2004年)

由于许多澳大利亚人居住在水道附近,因此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培养游泳和水上运动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

安全。然而,人们越来越担心水教育正在减少 (Peden 等人) 。2009) 。此外,“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协作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责任,确保孩子们不会错过学习这些重要的救生技能” (Larsen,2013) 。因此,有人认为,游泳和水上安全应该成为学校课程的组成部分,并采用优势视角的方法,这有可能在短期和长期内降低溺水死亡率 (Lynch,2012) 。优势视角“支持对健康教育的批判性观点,以学习者为中心,关注社区的结构促进因素、资源和制约因素,并通过资源导向和能力提升的学习方法来实现” (Macdonald,2013) 。研究表明,教师对游泳和水上安全概念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有信心参与到泳池活动中 (Peden等,2009) 。

这种信念激发了必要的动力,促使我们在莫纳什大学 (吉普斯兰校区) 教育学院的小学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中,创建了单元 EDF2611 “体验水生环境”所确立的路径。在该课程中,选择体育教育专业方向或选修 EDF2611 的教育系学生

“体验水上环境”选修课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游泳和水上安全方面的知识,并最终获得以下资格证书 (维多利亚州教师协会的注册要求)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 (ASCTA) 颁发的澳大利亚游泳教师 (SAT) 证书、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 (RLSSA) 颁发的铜牌证书以及 RLSSA 复苏课程证书。ASCTA 是澳大利亚最高级别的专业游泳机构,其课程获得国际游泳教师协会联合会 (IFSTA) 的认可。

作为 SAT 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 EDF2611 单元研讨会的一部分,大学生们为当地小学生提供了低比例、高质量的免费课程。

这样的途径能够培养小学生、职前教师教育学生 (职前教师) 和学校教师的游泳能力和自信心。

本文探讨了这项史无前例的合作,它为许多孩子播下了机会的种子,让他们有朝一日能够参加奥运会 (如果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话) ,或者通过涉及水的体育活动享受健康安全的福祉。

游泳背景 :我的故事

通过描述和分析我的个人经历、我的故事,读者将被邀请进入故事情节,从而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社会中的文化体验……

小时候我的游泳水平一般。但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对水的热爱,以及能够适应各种水域环境和条件的自信。直到小学三年级 (大约八岁) ,我才学会踩水,并敢于尝试游到比我站立深度更深的地方。学校很幸运地拥有一个游泳池,但我的进步完全得益于一位老师,他愿意抽出时间在放学后指导孩子们游泳。虽然学校课程里有游泳课,但每次下水的时间都不够长,不足以让我的游泳水平得到提升。直到十一岁,我才掌握了多种泳姿。

我的游泳能力得益于机遇。我家搬到了维多利亚州中北部的一个小镇,和许多澳大利亚乡村小镇一样,体育运动是当地居民的日常活动。我家附近就有游泳池,我和两个哥哥每年夏天都会在那里待上很长时间。正是这些机会培养了我的游泳自信和能力。通过自学和同伴的帮助,我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我喜欢在当地的游泳池游泳,练习各种高难度的跳水动作,并在跳板上展示我的胆识。我们和朋友家人一起在水坝里划船捕捞小龙虾,在小溪、河流和湖泊里游泳消暑,也享受钓鱼、滑水等水上活动。正是维多利亚州乡村游泳池的这些机会,为我日后安全愉快地参与水上活动奠定了基础。

因此,让儿童做好安全参与水上活动的准备,并提供终身安全接触水所需的技能和知识的最佳时机是在童年时期(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 2010)。

直到十岁才学会游泳,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恐惧和尴尬。这往往与不会游泳有关,尤其当其他孩子或同龄人都能游泳时,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这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也为我日后在教学生涯中为孩子们提供游泳机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非每个人都拥有我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机会。因此,小学,尤其是小学教师,在为所有孩子提供学习机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师:游泳经验

对个人经历的描述和分析,作为自传民族志方法的基础,一直延续到我的成年生活。童年经历中的早期感受,在我18年的教育生涯中不断得到强化。1996年,年仅21岁的我,在执教的第二年,就在圣马修小学教四年级。

在布里斯班。和学校其他班级一样,这个班级在第一学期每周上一次游泳课,持续六周,最后以学校游泳嘉年华(游泳比赛)作为总结。游泳课期间,老师们会在巴士上监督孩子们,然后远远地观看游泳教练进行40分钟的课程。第四学期(澳大利亚一年有四个学期)还会安排另一个为期六周的游泳课。

游泳嘉年华的目的是让大家齐聚一堂,参加各种不同水平的比赛项目。孩子们会为了各自的学院颜色而全力以赴,理想情况下,比赛氛围轻松友好。嘉年华期间,所有孩子的进步和能力都会得到庆祝,但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选拔出一支优秀的游泳代表队,让有天赋的游泳运动员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潜力。这种游泳体系在昆士兰州的小学中很常见,至今仍然如此。

这所四年级班级里有一位才华横溢的游泳运动员,她后来代表学校参赛,她就是艾丽西亚·库茨。现年24岁的艾丽西亚将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伦敦奥运会,比赛项目包括女子100米蝶泳、4×100米自由泳接力和200米个人混合泳。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艾丽西亚实现了她毕生的梦想,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获得第五名。2010年,艾丽西亚在德里英联邦运动会上表现出色,斩获五枚金牌,荣获2010年度Telstra最佳游泳运动员奖。“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库茨身穿纺织泳衣创造了有史以来的最快成绩,并被选为英联邦运动会闭幕式上的澳大利亚代表团旗手。”(澳大利亚奥委会,2012年)

艾丽西亚比队里大多数游泳运动员年纪都大,而且克服了很多逆境。

库茨青少年时期前途光明,但一场腺热让她错失了参加2006年墨尔本英联邦运动会的良机。2007年,她搬到堪培拉,加入澳大利亚体育学院,但疾病再次困扰着她。在接受肠套叠修复手术后,库茨康复并于2008年首次入选奥运代表队。2009年,由于首次手术出现并发症,库茨再次接受了腹部手术。(澳大利亚奥委会,2012)

艾丽西亚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父亲于1994年11月因霍奇金淋巴瘤去世。

艾丽西亚从小就展现出游泳天赋。“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就跟我说,他觉得我会去参加奥运会”(Grossetti 2012)。艾丽西亚九岁(四年级)时,在布里斯班的克利夫兰遇到了她以前的游泳教练大卫·厄克特。

水上运动中心和她的才能都得到了现任澳大利亚游泳协会主席的培养。

母亲朱莉·库茨独自抚养艾丽西亚和她的两个哥哥,她倾尽所有,为艾丽西亚创造一切发挥潜能的机会,每天早晚都开车送她去训练,这几乎成了她每天的例行公事。“作为单亲妈妈,我当时经济非常拮据,但戴夫从未要求妈妈支付我的课程费用。”(格罗塞蒂,2012)。无论身处伦敦何处,艾丽西亚的故事都如同童话般美好。

巧合的是,大约就在这段时间,约翰·西博姆和妻子凯伦从南澳大利亚州的阿德莱德搬到了昆士兰州的布里斯班。1996年,约翰在昆士兰州澳式足球联赛的梅恩老虎队担任我的澳式足球教练。约翰本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球员,曾代表格雷内尔格老虎队参加过319场南澳大利亚国家足球联赛(SANFL)的比赛,其中包括1985年和1986年的SANFL冠军。凯伦也是一位运动健将,曾代表南澳大利亚州参加州级联赛的篮网球比赛,同时也是一位游泳爱好者。“凯伦在20多岁时重拾游泳,在她辉煌的州级联赛篮网球生涯之外,她还从事冲浪和海洋游泳比赛。”(Magnay 2008)。凯伦目前在布里斯班的纳吉学院兄弟游泳俱乐部担任游泳教练多年。约翰和凯伦育有四个孩子:汤姆、杰克、艾米丽和威尔。艾米丽是她们唯一的女儿,她将成为艾丽西亚的队友。

在伦敦奥运会上,代表澳大利亚参加男子100米仰泳比赛。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年仅16岁的艾米丽是队中最年轻的成员,她在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赛中夺得金牌,并在女子100米仰泳比赛中获得第九名。随后,她在2010年德里英联邦运动会上斩获八枚奖牌。虽然成为奥运游泳冠军需要付出牺牲、投入、努力和奉献,但这对于许多怀揣梦想的游泳运动员来说并非易事。约翰坦言,艾米丽的游泳天赋遗传自她的母亲。“我以前游泳很费劲,问问我以前的队友就知道了。”(霍姆弗雷,2012)凯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游泳教练和教师,她了解孩子们能力的差异,并懂得如何鼓励每个人尽力而为,并从中获得成就感。“我们还有其他孩子,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尽力做到最好,这不仅仅是关于艾姆或者游泳的事。我们确保她明白,无论她14岁时是否创造了世界纪录,或者表现如何,她都是一个很棒的人。”(沃伦 2012)

艾米莉的游泳生涯始于婴儿时期。她三岁时,全家搬到了布里斯班。我记得她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有时会在足球训练前后跟在约翰身后。凯伦也同样描述了她早年在游泳池的经历。

“艾米莉当时只是个在游泳池边玩耍的蹒跚学步的孩子,但她却固执地决心要跟上哥哥汤姆和杰克逊的步伐,不仅在游泳池里,而且在各种体育活动中也是如此。”(Magnay 2008)。

之所以回顾艾丽西亚和艾米莉的故事,是因为她们已经达到了游泳的巅峰,并将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伦敦奥运会。她们都克服了重重困难,拥有极其支持和理解她们的家人,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她们每天要进行数小时的训练——每天两次泳池训练,以及其他力量和有氧运动。这段反思凸显了这两位年轻女性都曾是普通的小女孩,如果不是从小接触水,她们的游泳天赋或许永远不会被发现。

游泳经验有限

并非每个孩子从小就接触游泳,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专业教练的指导,更没有天赋去体验奥运会等精英级别的比赛。

与艾丽西亚和艾米丽的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孩子由于对水的接触非常有限,因而对水产生了恐惧。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恐惧会通过父母传递给孩子,而父母自身对水的了解也十分有限。

我记得我教过的一个男孩,也是四年级的,就在艾丽西亚之后不久,他家刚从波兰移民到澳大利亚。尽管当时有一个“初学者”小组,在游泳课上,我发现很多孩子的水性都远胜于他。看着这个小男孩费力地进入泳池,更别提把脸或头浸入水中,我感同身受。当时我并非游泳教练,对正确的游泳技巧也并非十分自信,但我拥有他在这个早期阶段所需的知识、时间和鼓励。每周我都会陪他去泳池,教他一些我和游泳教练一起制定的基础练习,他的进步令人惊叹。这段经历激励我去学习游泳的基础知识,不久之后,我便完成了澳大利亚游泳协会(Austswim)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培训课程。

成为一名合格的游泳教练需要参加一个周末课程,并在泳池边进行20小时的辅助实践。这些实践是我在学校游泳课上帮助一些水性较差的孩子积累的。我的游泳技术知识得到了巩固,对游泳技术的理解和运用也显著增强。我热爱运动和体育活动,喜欢在水里或水边玩耍,但最终我掌握了正确的知识,能够更好地帮助我照顾的小学生。在帮助孩子们并见证他们的进步的过程中,我开始真正相信课堂教师能够带来改变。凯伦·西博姆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建议未来的游泳教练不要“因为自己的游泳水平而却步,因为在很多工作场所,游泳水平几乎无关紧要,你会学到教什么以及如何教。重要的是你热爱和孩子们在一起。”(《澳大利亚休闲管理》2010)

2007年至2009年,我在卡塔尔(中东)的一所英语国际学校任教,该校约有1200名学生。这所学校的学生来自32个以上的国家,虽然学校本身并非宗教学校,但大多数学生来自伊斯兰国家。我当时是学校高级管理团队(3-18岁)的成员,并担任基础阶段和第一阶段(3-7岁)的负责人,负责约410名学生。卡塔尔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虽然与澳大利亚类似,人口都居住在沿海地区,但在水上运动和游泳规范方面,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作为幼儿部负责人,我负责学校的课程,包括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

融入体育教育之中。“研究表明,小学自身无法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育体验,而中学体育教师的介入可能为时已晚,无法对大多数孩子的能力、认知和动机产生影响。”(Kirk 2005, 240)。因此,我决心与体育系合作,确保这些课程得到充分利用。

95%的孩子都拥有与那位从波兰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四年级孩子类似的游泳机会。我观察到许多孩子对水有着真切的恐惧,这种恐惧往往源于父母。我之前的经验、游泳教练的知识以及相关资源,帮助许多孩子和老师从中受益,让他们在水中变得自信且熟练。看到孩子们,无论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如何,都能安全地享受水上活动,获得他们父母以往没有的机会,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创造游泳机会

迄今为止,本文的叙述揭示了作者坚信所有儿童都应享有包容性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这种信念通过理解作者的个人经历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体验而得到强化,这正是自传式民族志定性研究的独特之处。如果没有这种信念,接下来要探讨的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社区推广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的途径将无法实现。研究表明,合作能够促进身心健康。

参与活动应“重视并鼓励利用个人、社会、社区乃至全球的资产和资源”(Macdonald 2013)。此外,游泳和水上安全领域尤其提倡合作(Larsen 2013)。然而,此类合作关系涉及诸多动态因素,包括需要克服的障碍。

在莫纳什大学的小学教育学士学位课程中,选择体育教育专业或选修EDF2611“体验水上环境”课程的教育系学生,必须在完成该单元学习前持有有效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资格证书。这是维多利亚州教师协会(VIT)(VIT 2008)对小学体育教师注册的强制性要求。吉普斯兰校区的该单元此前要求学生自行完成游泳和水上安全认证,并提交资格证明。2011年第一学期,该单元的研讨课程(每周2小时)经过精心重新设计,旨在建立大学单元目标与注册培训机构(RTO)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能力单元之间的衔接。

该项目涉及澳大利亚注册培训机构(RTO)、当地医疗机构(当地休闲体育中心)、场地聘用的外部游泳教练、当地小学和莫纳什大学之间的合作。通过为大学生提供“实践性”的教学体验,随后举办的研讨会使得来自吉普斯兰地区(DEECD 2011)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当地小学生能够免费获得高质量的游泳课程。这尤其意义重大,因为农村学校开展水上活动最为困难(Peden et al. 2009),而这些孩子原本无法接受游泳课程。

此外,Whipp、Hutton、Grove 和 Jackson (2011)发现,教师与外部提供者(在本例中为职前教师)合作,与对体育活动(游泳和水上安全)价值的积极看法相关,使教师能够建立信心,并且压力较小。

有两个机构提供了合适的课程,包括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学课程及相关资格认证:

-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ASCTA)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老师
-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Austswim) 为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提供的培训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Swim Australia,简称ASCTA)由联邦体育和娱乐部长于1997年创立,旨在帮助澳大利亚充分发挥“学游泳”项目的潜力。ASCTA是一个非营利性会员制组织,致力于培养世界一流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师以及最优秀的游泳教练(ASCTA 2011)。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的目标是让所有澳大利亚人都能学会游泳并掌握水上安全技能。通过安全、愉快、高质量的游泳课程学习游泳知识。

Austswim与澳大利亚游泳协会(Swim Australia)、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RLSSA)和澳大利亚冲浪救生协会(SLSA)保持着密切的理念和工作关系(Austswim 2009)。我曾参加过Austswim的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并亲身感受到了该课程带给我的益处。然而,与澳大利亚游泳协会不同的是,有人指出“Austswim垄断了游泳和水上安全培训市场超过25年,并且是唯一获得政府资助的机构。Austswim每年获得超过30万澳元的联邦政府拨款,总营业额达300万澳元。”(Gosper 2012)。我们联系的第三家机构是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RLSSA),该协会在维多利亚州被称为维多利亚州救生协会(Lifesaving Victoria)。维多利亚州救生协会提供的游泳和水上安全相关课程包括:Keep Watch(保持警惕)、Swim and Survive(游泳与生存)、Bronze Medallion(铜牌救生员)、Junior Lifeguard Club(少年救生员俱乐部)和Grey Medallion(灰牌救生员)。

我们与相关机构展开了沟通,并预期他们与莫纳什吉普斯兰大学在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方面有着相似的愿景。ASCTA 和 RLSSA 的回应非常积极,为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显然,ASCTA 和 RLSSA 非常重视推广游泳和水上安全的机会。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迅速行动,确保课程准备工作全面到位,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两家机构都展现了灵活的态度,并为课程提供了大幅折扣,使大学生能够负担得起。

在选择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时,我们考虑了课程质量(安全性、保险和注册认证)、成本和合作潜力。虽然SAT和Austswim的课程都获得了国家认证,但对比两者(表1)后,ASCTA的课程优势尤为突出,包括:国际认可;国际游泳教师协会联合会(IFSTA)认证;费用不到SAT的一半;有效期更长。此外,Karen和Emily Seeböhm都是合格的会员,并积极推广澳大利亚游泳教师协会(Swim Australia Teacher)。正如Karen所说:“我教游泳已经很多年了,我都不想再细说了。我享受其中的每一分钟。看到孩子们取得各种进步,并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仍然感到非常激动。作为一名家长,我也深知孩子们在水边安全的重要性。”(澳大利亚休闲管理,2010)

表1:各供应商之间的比较

注册培训组织 (RTO)	澳大利亚游泳	ASCTA (澳大利亚) 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
课程	澳大利亚游泳教师 游泳和水上安全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 (SAT)
供应商要求的最低成本	215美元	100美元
大学生的费用	215美元	100美元
有效期	3年	4年
国家认可	RTO 104975	RTO20948
国际认可	—	国际联合会 游泳教师协会 (IFSTA)
能力单元	SRC AQU 003B SRC AQU 008B SRC AQU 009B SRC AQU 0010B SRC AQU 0011B SRC AQU 013B SRC CRO 007B	SRC AQU 003B SRC AQU 008B SRC AQU 009B SRC AQU 0010B SRC AQU 0011B SRC AQU 013B SRC CRO 007B

(澳大利亚政府 2011 年)

已启动的途径包括为大学生提供获得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 (ASCTA) 颁发的澳大利亚游泳协会教师 (SAT) 资格证书、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 (RLSSA) 铜牌救生员 (BM) 资格证书以及 RLSSA 复苏 (RE) 资格证书的机会。通过成为维多利亚州救生协会的认可服务成员,作者获得了认可 BM、RE 和铜牌救援 (BR) 资格证书的资格。

学生必须持有有效的复苏术证书才能获得澳大利亚游泳教练资格,这也是该课程的一个学习途径。

该项目特意选择小学低年级儿童作为目标群体,因为学前班和小学低年级是儿童学习和提升运动技能的最佳时期 (Branta et al. 1984;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92; Espenschade & Eckert 1980)。此外,早期阶段的训练对技能的习得影响最大,因为没有这一基础阶段,就不会有中期或后期阶段 (Kalinowski 1985)。Kirk (2005) 认为,早期学习经历对于持续参与体育活动至关重要,而目前只有部分人群能够在学校和体育俱乐部获得高质量的早期学习体验。特别是,与来自较高社会经济阶层的儿童相比,来自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青少年更容易错过高质量的早期学习经历。如前所述,对于参与游泳项目的当地小学低年级儿童来说,这是他们唯一一次接受游泳和水上安全教育的机会。

游泳和水上安全在现行的澳大利亚国家课程文件《澳大利亚学校健康与体育教育声明》(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1994年)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学校教育伊始便有所体现;A级:

学生参与水上活动以培养自信心和技能。他们能够安全地入水和出水,在齐腰深的水中游动,潜入水中取回物品,借助辅助工具漂浮,并在齐胸深的水中以俯卧、仰卧或侧卧的姿势划水前进。(AEC 1994, 20)

在B级 (小学高年级)范围内,该声明表达了:

学生学习划水、踩水、漂浮和划水等生存技巧,并培养仰泳、侧泳等长距离游泳技能,展示手臂动作、踢腿和呼吸模式。(AEC 1994, 27)

此外,它还建议“提高他们的水上安全和生存技能”(AEC 1994,30)。
游泳和水上安全知识在剩余的教学阶段持续进步。

皇家救生协会 (RLSSA)的“游泳与生存”(Swim and Survive)全国游泳项目符合课程大纲,并被用作社区游泳课程的框架。“游泳与生存”项目于1982年启动,需求量极大,仅在头两年就颁发了100万个奖项。迄今为止,据估计已有近1000万澳大利亚人参加了皇家救生协会的“游泳与生存”项目,“在此期间,5至14岁年龄段 (该项目的目标年龄段)的溺水事故减少了75%”(RLSSA 2011)。“游泳与生存”项目旨在确保儿童在人生的关键阶段都能持续掌握游泳技能。

美国国家体育教育教师教育高级标准认可为师范生提供“动手实践”的学习和教学经验,让学生与当地小学的儿童互动。该高级标准文件指出:“这种内容知识与教学知识的融合,有助于教师候选人发展、应用和交流其教学内容知识 (PCK),进而提升候选人的专业技能,并促进学生的学习。”(美国国家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2008)。

此外,有人认为,以“学术、实践和社区专业知识之间非等级化的互动”(Zeichner 2010,89)为基础的学习环境,能够为职前教师提供更广泛的学习机会,从而增强他们的准备。

Zeichner 将共享伙伴关系知识和协作的环境描述为“混合空间”。这种学习和教学策略得到了莫纳什大学教师教育项目的支持。

教育专业学生反馈。2011年第一学期EDF2611“体验水生环境”(吉普斯兰)课程教学单元学生评价(SETU)的最佳方面包括:

学习如何教游泳,并有机会在实践中教孩子们游泳。

我们学到的所有知识都与小学教学相关(这在过去两年的体育课上都没有涉及)。单元协调员的讲解和教学非常棒,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经验等等,而且他非常努力地帮助我们成功完成所有任务。(苏珊·肯顿,2011年9月2日发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在吉普斯兰社区内建立联系和开展合作需要时间、个人技能和努力。作者需要满足游泳课程讲师的要求,才能为大学生颁发游泳和水上安全资格证书。任何游泳和水上安全课程讲师都必须持有培训与评估四级证书(TAE40110)。

(沃伦·库诺,2011年2月2日致作者的电子邮件)。一位拥有多个教育学位、15年中小学全职教学经验、2年高等院校全职教学经验且目前持有教师资格证的大学生讲师,竟然还需要额外付费完成进修课程,以证明他能够达到培训与评估四级证书的各项能力要求,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1600美元。然而,来自各利益相关方的反馈表明,这种努力得到了赞赏。根据教育专业学生参与者在SAT学生评估摘要中表达的反馈,澳大利亚游泳协会(ASCTA)首席执行官(CEO)对项目协调员表示赞扬(Ross Gage,2011年6月24日致作者的电子邮件)。

当地小学的孩子们很高兴能接受教育系学生的指导。家长们也前来支持孩子们,老师、助教、家长和孩子们都对课程表示感谢。一位老师写道:“我的孩子们游泳课玩得非常开心。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样,以后如果需要孩子方面的帮助,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非常乐意帮忙。”(凯特·米切尔,2011年7月23日发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结论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夕,本文肯定了澳大利亚在游泳领域取得的成就,并深入探讨了这些卓越成就背后的原因,着重分析了基层游泳和水上安全问题。作者分享了他关于游泳和水上安全的“故事线”,从中引出了人人享有主题:为未来的奥运冠军、下一代像艾丽西亚·库茨和艾米丽·西博姆一样的游泳健将,以及所有儿童创造机会。

一般来说,是为了享受在水中及水边进行的安全体育活动。

本文讲述了作者的游泳经历,以及她如何指导来自不同背景、游泳能力各异的儿童学习游泳。文章总结道,儿童时期是培养他们安全参与水上活动的最佳时期(RLSSA 2010),因此,小学和教师必须重视自身在水上安全教育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对儿童的潜在影响。

作者坚信应该为所有儿童创造游泳和水上安全方面的机会,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他克服重重障碍,开创了这一社区先河。该项目汇集了多个合作机构,旨在帮助大学生、小学生和学校教师提升游泳和水上安全能力及信心。

参考

- 澳大利亚统计局。2004。《澳大利亚年鉴:澳大利亚沿海地区有多少人居住?》最后修改日期:2006年12月8日。<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Previousproducts/1301.0Feature%20Article32004?opendocument&tabname=Summary&prodno=1301.0&issue=2004&num=&view>
-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1994。《澳大利亚学校健康与体育教育声明》。维多利亚州卡尔顿:课程公司。
- 澳大利亚政府。2011年。“Training.gov.au,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政府的联合倡议。”访问日期:2012年5月10日。<http://training.gov.au/Organisation/Details/>
- 澳大利亚休闲管理公司。2010年。“游泳家庭教学,让孩子更安全。”访问日期:2012年7月12日。<http://ausleisure.com.au/default.asp?PageID=0&ReleaseID=2054&Display=True>
- 澳大利亚奥林匹克委员会。2012年。“艾丽西亚·库茨:我们国家的灵感源泉。”访问日期:7月12日。<http://london2012.olympics.com.au/athlete/alicia-coutts>
- 澳大利亚游泳教练和教师协会。2011年。《这会是你们吗?澳大利亚游泳协会,为生命而游》。昆士兰州比尔瓦:作者。
- 澳大利亚水上安全委员会。2008。地方政府水上安全基本要素指南。悉尼:澳大利亚水上安全委员会。
- Austswim 澳大利亚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学委员会。2009。《教学》第二版。悉尼: Mosby。
- 澳大利亚式游泳和水上安全 Branta, C., Haubenstricker, J. 和 Seefeldt, V. 1984。 “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运动技能的年龄变化。”运动与体育科学评论, 12, 467-520。
-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与运动教育 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堪培拉:参议院印刷局。
- 教育和幼儿发展部。2011。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高等教育计划。东墨尔本:维多利亚技能局。
- 埃利斯,卡罗琳。2004。民族志的我:一部关于自传民族志的方法论小说。加利福尼亚州核桃溪: Alta Mira出版社。
- Espenschade, AS 和 Eckert, HM 1980。汽车发展 (第二版)。悉尼:美林。
- 尤因,罗宾。2010。《课程与评估:叙事方法》。南墨尔本:牛津大学出版社。
- Gosper, Sophie. 2012。 “Austswim 被指控排挤竞争对手。”《澳大利亚人报》。6月9日。
- 格罗塞蒂,卡拉。2012年。“我们俩。”《美好周末》。7月7日。
- Holman Jones, Stacy. 2005。 “自传民族志:使个人政治化。”载于 Norman K. Denzin 和 Yvonna S. Lincoln 编辑的《定性研究手册》,第 763-791 页。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 Sage出版社。
- Homfray, Reece. 2012。 “Emily Seeböhm 的奥运梦想开启。”《广告报》。7月9日。访问日期:7月10日。<http://www.adelaidenow.com.au/seebohms-olympic-dream-unfolds/story-e6frea6u-1226422049967>
- Kalinowski, AG 1985。 “奥林匹克游泳运动员的培养。”载于《人才培养》《年轻人》, BS Bloom 编辑,第 139-192 页。纽约: Ballantine 出版社。
- Kirk, David. 2005。 “体育教育、青少年运动和终身参与:早期学习经验的重要性。”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11(3): 239-255。
- 拉尔森,佩妮。2013年。“皇家救生协会力推强制游泳和水上安全。”访问日期:2013年5月20日。<http://www.achper.org.au/blog/blog-royal-life-saving-pushes-for-compulsory-swimming-water-safety>
- Lynch, Timothy. 2012。 “游泳和水上安全:让澳大利亚小学的所有孩子都能参与。”国际水生研究与教育杂志 6(3): 267-278。

- Macdonald, Duone. 2013. “澳大利亚新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课程改革渐进主义的案例/理由?”《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4(2): 95-108。
- Magnay, Jacquelin. 2008. “一家人庆祝艾米丽的泳池规则。”《悉尼先驱晨报》。3月29日。访问日期:2012年7月7日。
<http://www.smh.com.au/news/beijing2008/family-of-good-sports-celebrate-emilys-pool-rule/2008/03/28/1206207409490.html?page=fullpage#contentSwap1>
- 美国国家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 (NASPED)。2008 年。 “体育教育高级标准” 。访问日期:2012 年 5 月 10 日。<http://www.aahperd.org/naspe/standards/nationalStandards/PETEstandards.cfm>
- Peden, Amy., Franklin, Richard. 和 Larsen, Penny. 2009. “澳大利亚小学调查:对关键水上安全问题的考察。”《国际水生研究与教育杂志》3: 197-208。
- Richardson, Laurel. 2000. “写作:一种探究方法。”载于 Norman K. Denzin 和 Yvonna S. Lincoln 编辑的《质性研究手册》,第 923-948 页 (第二版)。伦敦:Sage 出版社。
- 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2010 年。 《2010 年全国溺水报告》。堪培拉: RLSSA。
- 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2011 年。 “Keep Watch 项目历史” 。访问日期:12 月 20 日。<http://www.royallifesaving.com.au/www/html/149-keep-watch-overview.asp>。
- Sparkes, Andrew. 2008. “体育与体育教育:拥抱新的表现形式。”
在 Gary J. Knowles 和 Andra L. 编辑的《定性研究中的艺术手册》中。
Cole, 653-664。洛杉矶:Sage。
-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2012年。 “游泳作为澳大利亚奥运代表队的一部分……”
奥运会。” 访问日期:7月8日。<http://swimming.org.au/customdata/index.cfm>
- 沃伦,凯瑞。2012年。 “我出色的女儿艾米丽·西博姆。”《澳大利亚妇女杂志周刊》。5月16日。
- Whipp, Peter., Hutton, Heidi., Grove, Robert., & Jackson, Ben. 2011. “小学体育教育外包:评估外部提供的项目对全科教师的影响。” 《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2: 67-77
- Zeichner, Ken. 2010. “重新思考校园课程与实地经验之间的联系”
在学院和大学教师教育中。” 《教师教育杂志》 61(1-2), 89-99。

关于作者

蒂莫西·林奇博士:蒂姆是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的高级讲师
吉普斯兰校区。他负责小学教育学士课程中的健康与体育 (HPE)学科方向的协调工作。他拥有十五年的教学经验,曾在昆士兰州担任班主任,在卡塔尔英语国际学校担任基础阶段和第一阶段负责人,并在昆士兰州的不同学校社区和教育系统中担任健康与体育专科教师。2006年,他因其在健康与体育教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以及在社区中推广健康与体育益处的努力,荣获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委员会 (ACHPER)颁发的特蕾莎·卡尔森奖 (昆士兰分会)。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健康与体育、教育学和优质教学实践、终身健康、课程改革、通过体育活动促进所有学习以及小学教育。

《国际体育与社会期刊》为广泛而跨学科地探讨体育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涵盖体育史、体育社会学和体育心理学;运动医学与健康;体育与健康教育;以及体育管理等领域。期刊的讨论范围广泛,从对体育基本逻辑的宏观概念化,到对特定时期和地域体育实践的深入解读,均有涉及。

除了传统的学术论文外,本刊还欢迎以实践展示形式呈现的案例研究 包括体育实践的记录和对这些实践的社会影响的分析。

《国际体育与社会杂志》是一份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

ISSN 2152-7857

